



江南佳话
北京出版社

西湖佳话

谢善晓 著



《名城烟云》文学书系编委会

(按姓氏笔划排列)

王 蒙 冯亦代 许力以 刘 冰(美国)
阿 章 茹志鹃 赵 寻 秦 川
陶信成 萧 乾 曾守雄(香港) 谢善骅

主 编 阿 章 谢善骅
、策划 北京大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香港中华文化出版有限公司

目 录

1 / 月是西湖明(代前言)	谢善骅
26 / 灵隐诗迹	
49 / 葛岭仙迹	
64 / 西泠韵迹	
88 / 白堤政迹	
109 / 名泉僧迹	
123 / 钱塘霸迹	
141 / 孤山隐迹	
159 / 六桥才迹	
181 / 岳坟忠迹	
204 / 余杭恨迹	

222 / 净慈颠迹

239 / 断桥情迹

257 / 三台殉迹

275 / 湖山憾迹

291 / 南屏葬迹



月是西湖明

——代前言

谢善骁

“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。”唐代诗圣杜甫的名句，不时唤起我对西湖皎皎月华的思恋，对杭州幽幽夜色的记忆。

杭州并非我的故乡，然而把它说成我的第二故乡并不为过，因为我在这里度过了人生最美好也是最难忘的一段岁月，在浙江大学留下了5年的青春年华。我又是从这里出发，兴奋地哼着流行一时的“时代的列车隆隆地响，青春的热情充满车厢”的欢快曲调，与一批同学相约北上首都北京，充满对未来的憧憬走上了人生之旅。

30余年春华秋实，在京城受惠甚多，但也许自幼沾染上山村野民的不良旧习和小城俗夫的顽固劣性，



使我始终不能贴近这座尊贵、气派的皇城。以紫禁城为核心的北京，本身就是一个放大的紫禁城，弥漫于宫阙中的浓重官宦气，给人一种肃然起敬但又敬而远之的沉重感和疏离感。而以西湖为主体的杭州，则萦绕着别一种氛围，悠悠地荡漾于湖面上的是难得糊涂和超脱的人情味。生活在这里的人，是否多了几分轻松感和潇洒感呢？也许正是因为这种抬举不起的小民心态形成的心理障碍，使我至今还常常津津有味地反刍和回味“月是西湖明”的清晰记忆和深切感受。

如果说“月是故乡明”只不过是主观感觉的幻化，那么“月是西湖明”却是客观实像的记录。月湖是西湖最具特色、最具魅力的所在之一，明人汪珂月在其《西子湖拾翠余谈》中点评：“西湖之胜，晴湖不如雨湖，雨湖不如月湖，月湖不如雪湖。”杭州鲜有素裹银妆的机会，但湖光月色却是司空见惯、家常便饭的事。大概是因为物以稀为贵，有缘一睹，便觉大饱眼福，于是汪某人得出了“月湖不如雪湖”的结论。

走南闯北的这许多年中，我在寻胜锦绣中华、领略世界风光的同时，少不了在心中暗暗与西湖对比。比来比去，感到西湖雪景也许只能在少雪的南国“猴子称大王”，却难与“山中有老虎”的一些北方景点较量，惟有西湖月色，则可以胸有成竹地夸下“打遍天下无敌手”的海口。

西湖月色的知名度之高、之久，绝非始于今日，早

在宋代就留下记述：“盖湖际秋而益澄，月至秋而愈洁，合水月以观，而全湖精神始出也”（宋 祝穆《方輿胜览·序》）。源于南宋画题而传诵于今的“西湖十景”中，月景就占其二，即“平湖秋月”和“三潭印月”。而在元代文人拟的“钱塘十景”中，又有“西湖月夜”之景。可见，“月是西湖明”，蕴涵有虚实交织的双重内容，已并非仅仅是吴越游子一种思亲怀乡的感情表露了。

西湖月、钱塘夜，为历代文人墨客准备和提供了广阔的想像空间和深远的灵感渊薮，西湖月夜宛如一个巨大和永不衰竭的母腹，孕育和生产了不胜其数的精品、杰作。前有古人，后有来者，在这前赴后继吟唱西湖的文人大军中，西湖清楚而深刻地记下了两个不朽的名字：白居易和苏轼。这两位唐宋大文学家，在西湖留下了浚湖筑堤的政绩，也留下了千秋不泯的诗迹。

与杭州感情甚笃的白居易，在离任杭州刺史十余年后的 67 岁时，还深情地写下了三首《忆江南》的即事名篇，其中第二首是：

江南忆，最忆是杭州。山寺月中寻桂子，
郡亭枕上看潮头。何日更重游？

美哉杭州，景点千百，而年逾花甲的白居易却从中选取了“月”和“潮”作为他心中的忆恋之景。“月”是杭州和西湖的象征，“潮”则还暗示了对人生生涯和生命

的感喟。

对西湖情有独钟的苏轼，在杭州先后为官5年，寻山问水，写下了不少妙文佳诗。然而很少有人知道，这位杭州长官竟兴趣盎然地深夜泛舟西湖，追踪月色，对西湖夜月可谓爱到了家，也痴到了头。事后，他凭真实体会写了《夜泛西湖五绝》，从初月“吐艳如半璧”的明丽景色，到月落之后迷离神秘的气氛，伴随明月熬了一个通宵。历代写西湖月色的诗文很多，佳品也不少，而写月落后暝色中的湖景，可能只有苏轼留下的绝句了，真堪称中国古诗之“绝”：

湖光亦鬼亦非仙，风恬浪静光满川。

须臾两两入寺去，就视不见空茫然。

每当明月之夜，但见西湖湖平如镜，桃柳倒浸，水月交辉，长天一色。历来多少文人夜泛西湖，观水赏月，在湖光波影上，铺上了一层又一层吟月诗篇。清人周起渭的一曲小诗《西湖夜泛》，更给人以梦游月宫之感：

天边明月光难并，人世西湖景不同。

若把西湖比明月，湖心亭是广寒宫。

有趣的是，现代诗人艾青也迷上了西湖月色，可是



以此为题的诗文实在太多了，使他苦思而未能独辟蹊径，于是笔锋一转，索性给西湖来了个盘古开天地：

月宫里的明镜
不幸失落人间
一个完整的圆形
被分成了三片

人们用金边镶
裂缝以漆泥胶成
敷上翡翠、涂上赤金
恢复它的原形

晴天，白云拂拭
使之明洁
照见上空的颜色

在清澈的水底
桃花如人面
是彩色缤纷的记忆

(艾青《西湖》1953.4)

艾青信口开河，说不定还真的揭开了西湖的身世之谜。如果是这样，那么杭州就可以称之为“月城”了，就像人们把重庆称做“山城”、武汉称做“江城”、绍兴和苏州称

做“水城”或“水乡”一样。

二

艾青的诗,使我想起一则可谓异曲同工的民间传说。相传远古时代,住在银河两边的玉龙和金凤,一起飞到一个仙岛,嘴啄爪磨,夜以继日,将一块晶莹澄澈的玉石,琢磨成一颗闪闪发光的明珠。明珠的祥光所及之处,顿时山清水秀;瑞气所到之地,立即人寿年丰。消息不胫而走,王母娘娘闻讯后,不禁垂涎三尺,遂下令天兵天将窃来明珠,深锁仙宫。一天王母娘娘喜庆华诞,欢宴群仙,高兴之余取出了明珠。闪闪四射的光芒引来了四处觅珠的玉龙和金凤,在与王母娘娘争夺明珠的混乱中,明珠从天宫掉落大地,一泓清澈明亮的西湖倏然出现在钱塘故地。玉龙和金凤紧追不舍,飞落人寰,变做了西湖边上的玉龙(玉皇)和凤凰两座丽山,日夜守护着西湖这颗人间明珠。

其实无需艾青诗文的遥遥追述,也无需杭州父老的娓娓道来,西湖凭借自身千姿百态的娇容美色,早就倾倒了历代名士,也羞煞了天下湖景。“上有天堂,下有苏杭”、“天下西湖三十六,杭州西湖最明秀”,诸如此类的民谚俗语诚然可信,但似乎缺乏一种情感色彩,有点类似于我们这代人曾经热衷的夸大其词的口号;倒是古人和洋人们的赞语,实实在在地道出了对西湖的

钟爱和留恋之情,听来令人信服、感动。

谈到古人,又不得不首推白居易和苏轼,在这两位大家羊毫笔下流淌的赞词,已难以计算千百年来给西湖增添了多少秀色。白居易的咏湖诗最丰,不止一次地吐露他与西湖的终生之恋。在一首《春题湖上》的诗中,他深情地吟唱:

湖上春来似画图,乱峰围绕水平铺。

松排山面千重翠,月点波心一颗珠。

碧毯线头抽早稻,青罗裙带展新蒲。

未能抛得杭州去,一半勾留是此湖。

其后的苏轼甚至把自然界的西湖喻为越中美女西施,以一曲短短 28 字的名作《饮湖上,初晴后雨二首》(其二),叫响了一个从此流传于世的美丽名字——西子湖:

水光潋滟晴方好,山色空蒙雨亦奇。

欲把西湖比西子,淡妆浓抹总相宜。

对于另外两位分别来自西洋和东洋的外国人来说,来到西湖使他们疑入仙境,大开眼界。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·波罗于元世祖至元十二年(公元 1275 年)来到杭州,他觉得已找不到适当的形容词来记述杭州



之美，惟有惊呼这是“世界上最美丽华贵的城市”。明正德年间(公元1506—1521年)，一位日本使者游览西湖后，心悦诚服地写下了自己的感受：

昔年曾见此湖图，不信人间有此湖。
今日打从湖上过，画家还欠费工夫。

杭州四季，风光各异；西湖十景，目不暇接。无怪乎自隋唐开发西湖以来，多少历史舞台上的过客，不管是帝王将相、文人墨客、英雄美女、高僧大师，甚至是虚幻彼岸的神妖鬼怪，都从四面八方赶到西湖来揽胜寻梦，哪怕是赢得一日之游，也算还了夙愿；有本事和办法的，则是千方百计在西湖争一席之地，终老于斯。其实千余年来，歌山颂水，吟风弄月，把西湖的秀逸风姿唱得名扬四海的，主要还是历代文人。不难理解，在没有什么传媒手段可资利用的古代社会，宣传工作还不是靠诗画的传抄和传阅？大量与西湖山水风月相辉映的历代诗画，成了继硬件开发以后对西湖的软件开发，大大提高了西湖的知名度。然而这些开发软件的功臣，却很少归宿于西湖，不能不说是西湖之憾。

在这些功臣中，不能不提到知名度比苏轼低不了多少的他的同代词人柳永。这位惯吐纤艳之词的婉约派词人，乍到杭州，置身于这座悠久、秀丽、繁华的东南名都，精神陡振，诗潮顿涌，当即以其罕有的大开大阖、

直起直落的笔法，写下了一首豪放博大的《望海潮》，成为杭州赞歌中的千古金曲：

东南形胜，三吴都会，钱塘自古繁华。烟柳画桥，风帘翠幕，参差十万人家。云树绕堤沙，怒涛卷霜雪，天堑无涯。市列珠玑，户盈罗绮，竞豪奢。重湖叠嶂清嘉，有三秋桂子，十里荷花。羌管弄晴，菱歌泛夜，嬉嬉钓叟莲娃。千骑拥高牙，乘醉听箫鼓，吟赏烟霞。异日图将好景，归去凤池夸。

据说柳永去杭州时，他的老朋友孙何正任官杭州，府第森严，欲见不能，柳永遂作此词请名妓楚楚在孙何的中秋晚宴上高歌。孙何因此方知友人在杭，立即请来柳永赴宴。

《望海潮》问世后广为流传，一直传到北方金国。金主完颜亮闻歌，“欣然有慕于‘三秋桂子，十里荷花’，遂起投鞭渡江之志。”完颜亮还弄来了一幅西湖山水全景图，在图上添上了自己立马于吴山之巅的画像，题诗曰：“万里车书盍会同？江南岂无别疆封！提兵百万西湖上，立马吴山第一峰。”但这位金国君主在大举伐宋失利后被杀，使他朝思暮想做西湖之王的美梦终成泡影。不过《望海潮》打动人心的艺术感染力，却是余音不绝于耳，伴随着三秋桂子、十里荷花，永远萦回在西

湖的明山丽水。

柳永这首词写得太精彩了,以致把近邻绍兴比得不仅相形见绌,甚至自惭形秽。于是引起了清代一位时属越地的萧山学人毛奇龄的不服,他也洋洋洒洒地写下了一篇《望海潮 越中怀古,同秦淮海韵》,想与柳永一争高下,并为绍兴争一口气。词曰:

东南都会,会稽形胜,居然晋代风流。宛委赤书,蓬莱紫气,天连星宿牵牛。佳境任优游。向山阴道上,秦望峰头。万壑千岩,当时曾此镇扬州。依稀旧迹还留,怅兰亭人散,蕺里歌遒。九曲风光,五湖烟雨,望中处处生愁。时泛小犀舟。看西施西去,花谢妆楼。犹见若耶春涨,绿草遍芳洲。

所憾的是,绍兴的景终究不敌杭州,而柳永的词也大大胜于毛奇龄,一场笔墨比试,无需判分已自成定局。

杭州之美,美在云峰独秀,烟水无穷;天城四季皆成诗,西湖十景都是画。唐、宋以来,以白居易、苏轼为代表的名家高手,在西湖留下了不少盛赞湖山的传世之作,使后来人多自愧弗如。然而一旦进入西湖,徜徉于湖光山色之间,陶然于良辰美景之中,又激起许多人跃跃欲试的念头,情不自禁地发出了回荡于心扉深处

的喝彩声。是啊，如此人间天堂，谁都想在此作一番显示和表演；纵然无缘长驻，也希望自己能有一星半点的绝妙好辞，侥幸地留芳西湖。

于是，密密匝匝地遍布于西湖水中、岸边、堤上和山巅的亭、台、楼、榭，无不沉积了密密层层的对联、对子、书法、诗文。经过流光的无情冲击，优生劣汰，新陈代谢，最终留下了一朵朵不褪色的灿烂小花，妆点湖山，别有一番韵味：

台榭漫芳塘，柳浪莲房，曲曲层层皆入画；

烟霞笼别墅，莺歌蛙鼓，晴晴雨雨总宜人。

四壁荷花，香风入座；

三涧水榭，明月满楼。

玉镜静无尘，照葛岭苏堤，万顷波澄天倒影；

水壶清濯魄，对六桥三竺，九霄秋净月当头。

沁雪贮寒泉，一片清虚，照彻大千世界；

开山成宝相，十分圆满，想见丈六金身。



这些对联是从不同的角度看西湖四季，权且称为对西湖的“时空观”；由此引发出另一类内容的对联，可称为对西湖的“文史观”了：

佛亦爱临安，法象自此朝留住；
山皆学灵鹫，洛珈从南海飞来。

四季笙歌，尚有穷民悲夜月；
六桥花柳，浑无隙地种桑麻。

湖山此地曾埋玉；
花月其人可铸金。

史笔秉丹书，真耶，伪耶，莫问那十二金牌，七百年志士仁人，更何等悲歌泣血；
墓门萋碧草，是也，非也，看跪此一双顽铁，亿万世奸臣贼妇，受几多恶报阳诛。

对西湖的赞美之词，已如同汛季的湖水那样溢出堤岸。老祖宗们吟得太多，写得太美了，我等无名之辈，即使久居西湖，又能再口吐什么样的莲花呢？

三

论资排辈,在三吴都会中,杭州当然是小字号。当杭州刚长成二八佳丽时,它的左邻右舍,东边的绍兴和北边的苏州,却已是白发长髯的老人了。两位老者在杭州降临之前,曾一再争斗、厮杀,杭州故地一会儿属吴,一会儿属越。鹬蚌相争,渔翁得利,等到吴、越两家打得精疲力竭、两败俱伤,南方的楚人就乘虚而入,毫不留情地将两个国家一网打尽,收进了它的版图。后来,秦始皇统一中国,设立会稽郡,郡属 20 多个县中有一个新生儿叫钱唐县,钱唐就是杭州的乳名,钱唐县开始了杭州的生命,及至唐代,因避国号讳,才改“唐”为“塘”。

六朝以上人,不闻西湖好。直到南朝萧梁王朝和陈代,钱唐才总算从县升格为郡治。初出茅庐的钱唐郡,逐渐有意无意地向邻近二老提出了三分江南的企求,而且一步步地获得了成功。这还应归功于隋文帝正式为它定下了“杭州”这一历史性的名字,文帝之子炀帝又将大运河开凿到它的门口,促成了经济和文化的迅速发展,使杭州异军突起。今非昔比,毗邻的两位长辈也不得不对它另眼看待了。

杭州首次跻身于都城的行列,真正做到与吴、越两座古城平起平坐,靠了一位贩私盐出身、后来当了吴越